

# 夏日寻欢

◎谭丁录

当淡淡的光穿透云朵，天空不再阴沉。当山风吹动林间的花枝，所有的绿都透着深情。这时候，我便知道初夏已经来临。

去山野间寻找夏日的乐趣，是这个季节最浪漫的事。探寻林花的香韵，踏进群山，与满山遍野的绿相拥，那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也是一种生命的放纵。

山间有盛开的栀子花、有怒放将败的映山红、有布谷鸟的叫声、也有传播初夏心音的蝉鸣。沿着山路前行，可以发现枝间初成的青果：野核桃、青芒果、紫桑葚。这些诱惑是实实在在的，不比城市的繁华逊色。

在山野间穿行，给人的感觉是粗犷的，无拘无束，不需要谨小慎微，也不需要看人脸色。那些草，那些花，那

些俯仰生姿的树，都是土地的主人，带着自信与诗意，大大方方地滋生蔓长，仿佛绿色的海洋。就连山上的云朵也懂得情意，美得清新自然。赏山林之美，如酣饮佳酿一般，无需任何节制。

行走山间，偶尔也能遇到溪流或小泉。山间的水是有灵性的，清亮得像孩子的眼睛，没有丝毫杂质。可以赏水底五色的石子，也可观小鱼在石间畅游，无所依凭，无所禁锢。“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这是陶先生的感受。在这里，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无案牍之劳形。只需一片青山，半壶绿水便胜过人间无数。

山野之美藏在青山的脊背里。满山遍野的林木，草木相连，嶙峋的岩石上碧树独立，像手持令旗的将军，统领

着山岭上的士兵。风是传信的邮差，稍有响动，便旌旗摇荡，草木皆兵。掀起的波涛排山倒海，如万军齐发，碧壑擂鼓，山谷传响。声如万丈雷，势如千竹破。彼时风停，万籁俱寂，唯见蝴蝶在野花间恰恰起舞，鸟鸣如歌。闻林中花香，赏山间白云。似有“绝无过客问奇字，只有闲云到野亭”的惬意。

山野之美清新脱俗。从城市脱身，远离喧闹，在山林中与一棵树拥抱，与蓝天对视，聆听一朵野花的絮语，既不需要考虑时间，也不需要考虑金钱。身心放松堪比雨后迎来彩虹之美，轻松亮丽，完全卸下世俗的负重。

记得童年时，曾经对远方的大山充满了好奇，不知道山中到底有何方神圣。于是徒步几十公里去探个究竟，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山林中寻找野趣。后来爬上高远的山岭，发现山那边还是山，并无穷尽。只觉万物皆空，除了树木花草，别无他物。山中凉风习习，身心特别轻松，于是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躺卧，竟然睡着了，醒来时也是夕阳欲颓。长大了才知道这次经历的可贵，这是“锡飞杯渡不知远，荒山宴坐忘春秋”般的境界啊！

夏天来了，去山林间看青树翠蔓，享清风拂面，听溪水弹琴，闻山鸟啼鸣，品杂花生树，这是繁华的城市生活无法比拟的。

夏花已经铺满山路，心中的草原宽广无垠，让我们自由放牧心中的骏马，牵着白云出行，用心中的文字和星星装扮出一个清新浪漫的夏季吧！

## 夏日画卷

◎郑显发

炎炎烈日高高挂，  
绿树成荫遮长街。  
蝉声阵阵奏乐章，  
微风轻拂送清凉。

荷塘月色美如画，  
粉荷亭亭立池中。  
蛙声一片伴虫鸣，  
萤火虫舞夜空明。

沙滩海浪逐脚印，  
孩童欢笑乐无边。  
海鸥翱翔云天外，  
帆船点点海面宽。

果园飘香果满枝，  
桃红杏黄惹人馋。  
葡萄架下串串紫，  
西瓜甜透心间田。

夏夜星空亮晶晶，  
银河横跨天际边。  
繁星闪烁似明灯，  
照亮人间美梦眠。

夏日画卷多多彩，  
美景如诗情满怀。  
岁月静好时光美，  
愿这画卷永长开。

梦乡

梦中轻舟泛故乡，  
柳岸青青映斜阳。  
炊烟袅袅升屋顶，  
鸡犬相闻乐未央。  
桃花笑颜迎客至，  
麦浪翻滚送芬芳。  
童年伙伴嬉田野，  
捉虫斗草笑声扬。

老屋门前古槐树，  
岁月斑驳诉沧桑。  
阿婆摇扇讲旧事，  
阿爷下棋论短长。  
月挂枝头星闪烁，  
萤火虫舞夜未央。  
梦里时光多美好，  
醒来枕下泪两行。

故乡啊，你是我灵魂的归宿，  
在梦中，我永远与你相拥。  
无论漂泊多遥远，  
你是我心中永恒的港湾，  
在梦里，  
我永远回到你的怀抱，  
感受那份温暖和安宁。

## 蝉鸣深处夏未央

◎周丹

蝉叫得最凶的时候，夏天其实已经过去一半了。

起初它们只是试探性地叫几声，害羞一般，后来便放开了身段，从早到晚，扯着嗓子鸣叫。热的时候，树上的叶子被晒得发亮，蝉就躲在叶子后面，“吟风韵更长”，把声音传得老远。你循着声音去找，却总是找不到。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话不假。越是蝉声大作，越显得村子安静。因为只听得到蝉声。或许还有几个孩童，不惧烈日炎炎，在阳光下追逐嬉闹，鞋底拍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啪啪地响。

这个时候，不光太阳毒，风也是热的。狗躲在门槛后面，吐着舌头喘气。前面便是阳光，仿佛一线之隔。院南面是一大片杨树林，夹杂着几棵柏树和

楸树，相互依偎着，叶子把光线切得稀碎，只在地上留下一点一点的斑驳。

到了傍晚时分，风有了点凉意，村子里才开始热闹起来。大爷大娘们三三两两在树荫下聚着，聊聊天、打打牌、下下棋。河水被晒得温热，想起小时候，男人们总是这个时候跳进去洗澡，扑腾起大片水花。女人们则在上游洗衣服，棒槌声此起彼伏。河水一直往下流，在夕阳下泛着五彩的光。

“清风半夜鸣蝉”，蝉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憩，在傍晚或者晚上又重新唱起来。它们似乎也知一天将要结束，需要有始有终。

夜里的乡村是极美的，一在声，有虫鸣、蛙叫、蝉声，甚至远处的狗吠，交织成一曲乡土交响乐。一在景，高空悬挂的月，蜿蜒向前的河，不动的远山，

以及一片一片的灯火，在低垂的夜幕下有暗有亮，俨然一副水墨风景画。还有萤火虫也出来了，在草丛间一明一灭。“轻罗小扇扑流萤”，乡下没有轻罗小扇，只有用蒲葵的叶编的蒲扇，几乎人手一把，扇起来哗啦啦响。孩子们用蒲扇扑它们，扑着了就捂在手心里，从指缝里看那点绿光。松开手，那点光摇摇晃晃地便飞走了。

蚊子多得很，围着人转，一停下来就叮。母亲说小时候我睡着的时，外婆就拿着蒲扇一直扇着，不光扇风，也赶蚊子。那时每家都习惯在门口撒一张竹床，人们就躺着乘凉摇着扇子，说着闲话。孩子们困了就在竹床上直接睡着啦。前半夜还有些微热，后半夜便凉了，甚至需要盖个薄被。

乡村的夜晚是星星的天下，一颗

一颗，像棋子般布满了整个天空。我们便在天上挨个找那些熟悉的。这个是天狼星，那个是北极星，那一串是北斗星。还有一条王母的银河，像一条牛奶路，横贯在宇宙的天际。

慢慢地，露水下来了，人们的声音也小了，蝉声也停了，只有田里的青蛙还在叫，这里一声，那里一声。偶尔有夜鸟掠过，发出“咕咕”的叫声，又消失在黑暗中。

夏天正盛，但已能看见它的尽头。我知道，当蝉鸣渐渐稀疏的时候，秋天就快来了。就像那树上的蝉，叫得最响时，生命已将耗尽。不过此刻，阳光依然炽热，稻子依然青翠，蝉鸣依然如潮。

夏未央，还是珍惜这段喧闹的时光吧。

## 窗前那株凌霄花

◎魏益君

我书房的窗户外，有一株凌霄花，它就像大自然派遣的使者，在每个盛夏如约而至，以最炽热而绚烂的姿态绽放。那橙红的花朵，不仅点亮了窗外的世界，也温柔了我读书的心境。

追溯这株花的起源，要回到我刚搬迁新居时。那时，母亲从乡下来到城里小住。母亲素爱侍弄花草，虽然我家阳台上摆了不少盆栽，她却总念叨着少了乡下那种爬藤花的热闹与生机。这株凌霄，便是她从老宅的院墙上精心截取而来，将它安置在窗下那片狭窄的泥土之中。窗外仅有的一狭小空间，却奇迹般地孕育了这株植物。不过三年光景，那藤蔓便如蛟龙出海，爬满了半面墙壁。每到花期，层层叠叠的喇叭状花朵将窗框染得一片绯红，美得让人心醉。

这花藤的生长极有章法，它先是沿着墙根，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蜿蜒而上，至窗台处，忽然分出三股，每一股都仿佛有着自己的使命。一股向左，与排水管缠绵缠绕，一股向右，与空调架相依相偎，而中间那股最为倔强，径直向上，直至楼上人家的窗台。

这花有个奇妙之处，越是烈日炎炎，它越是开得繁盛。三伏里，其他花草皆萎靡不振，唯有它精神焕发，仿佛要将那西晒的烈日都挡在窗外，为我们撑起一片阴凉。妻子常说：“这花真懂事，知道为我们遮阳。”去年夏日，空调突发故障，我们会家便依靠这花藤的庇护，在书房里铺上凉席，共度了那段难熬的酷暑时光，那笑声与花香交织，成了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花开最盛之时，常有蜂鸟来访，那小精灵悬于半空，翅膀振动发出嗡嗡的声响，就像一曲动听的乐曲，萦绕窗口。儿子幼小时，最爱趴在窗台上，一待便是半日，只为目睹这奇妙的景象。如今，他已远赴他乡求学，每次视频通话，总要关切地问：“咱家的凌霄开花了吗？”那份对家的思念，对花的牵挂，如同藤蔓一般，缠绕在心头。

前些日子，物业贴出通知，说要整治外墙面，所有攀附的植物均需清理。我站在窗前，望着夕阳下斑驳的花影，心中五味杂陈。那藤蔓的影子，像极了母亲晚年手背上的老年斑，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与生命的坚韧。夜里，我梦见母亲站在花藤下，向我招手，那笑容温暖而慈祥，醒来时，枕巾已湿了一片。清理外墙时，我惊喜地发现，我家

的那株凌霄花，依然茂盛地生长在我家的窗口。后来得知，我家窗外的凌霄花不占路面，也不腐蚀墙面，便被保留下来。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儿子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笑道：“这下奶奶的花能继续守护我们了。”我和儿子都开心地笑了。

每天清晨，我轻轻推开窗户，晨风轻拂，朵朵“小喇叭”随风摇曳，仿佛每一朵都在诉说着某个古老而神秘的秘密。我恍然明白，这哪里是普通的花，它分明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另一位守护者，静静地守候着这个家，守候着我们的岁月静好，如同母亲的爱，温暖而绵长。

几十载春秋如白驹过隙，那株凌霄花依旧年年盛放，浸润着我的书香，见证着岁月的流转。

